# 豆腐窝水闸记

梁　衡

水闸是干什么的？拦洪蓄水，调节水流，是天生与洪水搏斗，逆水而生的拼命三郎。但有谁见过巍然如山，却寂静无声，与黄河相伴 50 年而滴水未沾的水闸呢？有，山东省齐河县的“豆腐窝分水闸”就是一个典型。

黄河自青海发源，至内蒙古的托克托县河口镇为上游，再至河南省荥阳县桃花峪为中游，直到入海为下游。黄河上游占全流域面积的 45.7%，却形成 92%的泥沙，经过湍急的晋陕峡谷，一股脑地全部压向了只占流域面积 3%的豫、鲁下游之地，直接抬高了下游的河床。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，不如说是黄沙滚滚天上来，水过开封时已经与城墙齐平了，直到入海都悬在空中。这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，世世代代让下游的人提心吊胆。而黄河也极其任性，哪一天不高兴就弃堤而走，历史上特大的决口改道六次，小决口无数。它曾北夺海河入渤海，南夺淮河入黄海，它成就了丰沃的土地，也极大地威胁着百姓的生存。

黄河总是在筑堤、决堤、改道中循环，人与水做着漫长的拉锯战。直到 1972 年 4 月的一天，在黄河下游河堤最险的地段——号称 “黄河咽喉”的齐河县豆腐窝，人与水开始了一次心平气和地谈判。这里向有“开了豆腐窝，华北剩不多”的说法。黄河携万里之势，挟 16 亿吨泥沙之威来上门对话。齐河人则一片诚心：“黄河，不要再闹了。你挟沙远行到此也已很累，我给你修一座大门，出得门去大片空地，足够你横躺竖卧。这里就是你的行宫，行不？”黄河说“不是我要闹，实在是年年沙淤堤高，逼得我走投无路。”齐河人说：“我们现在就动工，给你让一条路。”振臂一呼，20 万众上阵，8 个月为黄河筑起一个新居，6 个乡镇、近 5 万人瞬间搬走，空出一百平方公里土地。同时盖起一座八层楼高的七孔大闸。历史上有三尺巷的故事，民间邻里相争，让他一尺又何妨？而这次齐河人好大方，一让就是百平方公里。黄河为这份诚心所感动，50 年间竟没有一次来敲门。闸前黄河滚滚去，闸后草木悄悄绿。有个成语“举案齐眉”，今天却是人与黄河在这里举案齐眉，谁让这个县的名字正好叫“齐河”呢？

我曾两次到豆腐窝大闸。第一次是到堤上看一个治水史迹展，偶遇大闸。1958 年这里曾发生过特大洪水，水与堤平，万人抢险。有两位民工巡堤，见一处管涌急喷，手边没有合适用料，一人急屈身一屁股坐进管口，犹如战士以身堵枪眼。另一人爬上堤岸大呼报警，何等惊心动魄！1970 年 9 月县黄河段研发制造出我国第一艘机械挖沙船并下水，命为“红心一号”，后获全国重大科技成果奖。你想黄河水每立方含沙高达 500 公斤，挖泥船一小时出水 700 方，这一口吐出了多少泥沙？这在当时是全国性大新闻。如今这条船已退役，现正静卧岸上接受游人的敬礼。我仰望着这条锈迹斑斑的铁船，联想到南海的吸沙填岛。如果顺藤摸瓜，它很可能是我国水下挖沙船的鼻祖。

豆腐窝水闸离这个展览馆不远，显得很寂寞。陡峭的闸墙，僵直的钢缆，冰冷的铁门。它没有故事，也从没有上过什么报纸，游客更不会注意到它，它是一个铁哑巴。主人说，你别看它这样安静，每年这闸门总要轰隆隆地提升几次，试试运转灵不灵；闸前的土层里预埋着炸药。遇有紧急情况，一声雷鸣，土飞门开，洪水就夺门而出。但是 50 年来这种情况还没有过，黄河一直遵守与人的承诺。

那次离开豆腐窝水闸后我心里总有一丝惆怅。我们平常一提治黄，就是三门峡、刘家峡、李家峡、龙羊峡、小浪底……。可有谁知道这个名不见经传的“豆腐窝”呢？“高峡出平湖”，是多么诗意的场面；而“豆腐窝”，一个土气的穷窝窝，有哪个文人会想到它、歌颂它呢？就像一场战斗，攻上城头的英雄最耀眼，而断后打阻击的战士常被忘记。这个山东汉子挺起宽厚的胸膛，以身挡水默默不语 50 年。我突然想起《史记》里飞将军李广的形象“悛悛如鄙人，口不能道辞”，有功而不言，老实得像个乡下人。“为隐者传名，为无名者立传”是记者的职责，我于心不忍，两年后又重访豆腐窝。

正是深秋季节，红的高粱、黄的玉米、白的棉花，大地一片五彩斑

烂。大闸脚下是一条水泥路面，阳光下村民晾晒的玉米、棉花堆积如山，豆腐窝变成了金银窝。我说这样不妨碍闸门的起吊吗？主人说近年来黄河上游治理有成，下游河床降低，危险已经解除。豆腐窝大闸已光荣退役，将成文物。我立即想到闸外那一百平方公里的备用土地，即问怎么样了？他说因祸得福，备用了50年，现在升值无法计量。于是我又花了两天的时间去逛这个大闸的后院。这里已经入驻了不少高新企业，印象最深的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，小机器人都可以钻到人的血管里去。有大型游乐园，全球排行老三的过山车；有野生动物园，长颈鹿的头伸到二楼阳台上去吻客人的手；有珍宝馆，我第一次看到传说中的夜明珠，有汽车轮子那么大，在黑暗中熠熠发光。而传统农业也大放光彩，大型粮库的粮塔高耸入云，当地的绝活手工挂面居然细得能穿过针眼去，而且还是空心的。最可看的是一座博物馆，在诉说黄河的历史。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化石，庞大的黄河古象正向我们走来，七八只“和政羊”羊（形似羊，牛科，因在甘肃和政地区发现而得名）扭曲叠压在一起，张开大嘴像要说点什么。其他还有各种飞禽走兽，都是一些远古的生命，那时还没有人类，但已经有了黄河。黄河塑造了中华大地，哺育了我们的祖先，长期与人恩仇与共，难解难分，在这里，直到50年前的那一次谈判，握手言和。50年前人送黄河一百平方公里的土地，50年后黄河又分毫不少地还赠予人，上面还附加多了这么多的宝贝，豆腐窝变成了科技窝、财富窝、欢乐窝。人敬自然一尺，自然敬人一丈，水闸为证。

还有一件心事未了，就是这闸的设计者是谁？据说是一对患难夫妻、当时在此下放劳动的水利专家。但几经查访不得其详。我想他们和这水闸一样，本来也是不想留名的。但他们与闸都有功于世，何忍其没于尘埃？遂所书见闻，是为记。□

